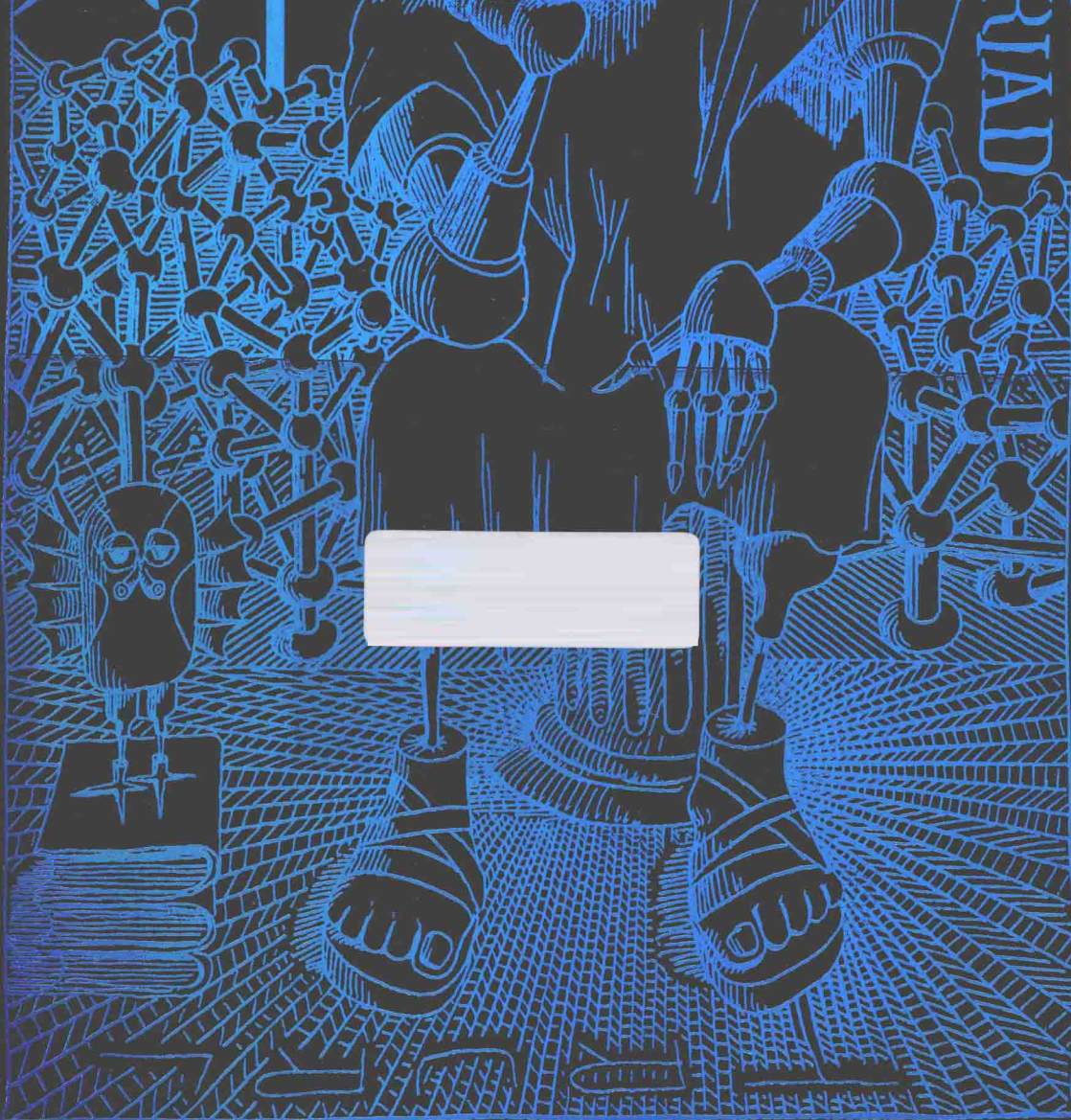


[波兰] 斯坦尼斯拉夫·莱姆 著 傅临春 译

THE CYBERIAD  
STANISLAW  
LEM

机器人  
大师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Denis Moya

两位机器人大师而不知天高地厚，已经创造了一个由机器人统治的世界。

# 机器人大师

[波] 斯坦尼斯拉夫·莱姆◎著

[波] 丹尼尔·莫罗兹◎绘

傅临春◎译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桂图登字：20-2014-097

The Cyberiad (Cyberiada) by Stanislaw Lem

Cyberiada Copyright: © Barbara Lem and Tomasz Lem 2012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Shanghai Gaotan Culture Co.,Ltd, 2014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归上海高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机器人大师/ (波) 斯坦尼斯拉夫·莱姆著; (波) 丹尼尔·莫罗兹绘; 傅临春译. — 南宁: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12

(全球顶级科幻大师系列)

ISBN 978-7-5551-0309-7

I. ①机… II. ①斯…②丹…③傅…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波兰—现代 IV. ①I5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07290号

JIQIREN DASHI

## 机器人大师

作者: [波] 斯坦尼斯拉夫·莱姆

翻译: 傅临春

特约策划: 上海高谈文化

责任审读: 张桂宜

封面设计: ~~视觉传达~~

责任校对: 曾高兴 田芳

版权: 沈睿

插图: [波] 丹尼尔·莫罗兹

策划: 何醒 孟辰

责任编辑: 蒋伟 王滢明

特约编辑: 宣慧敏 夏永为

内文排版: 孙晓波 叶金龙

责任印制: 陆弟

出版人: 韦鸿学

社址: 广西南宁市东葛路66号

电话: 010-53202557 (北京)

0771-5845660 (南宁)

网址: <http://www.ygxm.cn>

出版发行: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邮政编码: 530022

传真: 010-53202554 (北京)

0771-5878485 (南宁)

在线阅读: <http://www.ygxm.cn>

经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合肥市砀山路10号

开本: 710mm × 980mm 1/16

字数: 300千字

版次: 2014年12月第1版

书号: ISBN 978-7-5551-0309-7

定价: 38.00元

邮政编码: 230041

电话: 0551-65859128

印张: 16

印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53202557 团购电话: 010-53202557

### 重建文学的幻想传统

阿来

前些日子，有报纸记者采访，谈科幻作品出版问题。出版界的人有兴趣谈，媒体也有兴趣推波助澜，这说明，科幻作品作为一种出版资源，引起了业界的特别关注，这是好事情。其间，记者转述了一个观点：中国科幻出版的不景气是因为中国文学中向来缺少幻想的传统。

这说法让人吃惊不小，可说是一种武断与无知得让人吃惊的说法。

关于中国文学，我们应讨论的不是有没有幻想传统，而是我们为何丢掉了这一传统，今天又该如何来接续并光大这个传统。在任何一本简明至极的文学史中，都能发现众多富于幻想性的作品的名字：《山海经》《西游记》《聊斋志异》和《镜花缘》等。甚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鲁迅的《故事新编》，也是一部充满了奇丽幻想的伟大作品。只是，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宽阔河床上浩荡的水流一下被紧紧收束进高高的堤坝之中，众多的支流消失了，这条人工收束的河道以被曲解的“现实主义”来命名。

从此，我们有整整两三代人的双眼中，再难从文学中看到幻想炫目的光芒，我们的两耳再也听不到想象力优美的吟唱。所以，现在才会有人站在正在重新开阔、重新恢复想象力的文学之河的岸边说：中国文学没有幻想的传统。这妄自菲薄的大胆确实令人非常吃惊。而事实仅仅是，我们只是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丢掉了优美的幻想传统。新时期文学开始后的二十多年来，文学界与出版界最有意义的努力成果之一就是：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接续上中断的联系，同时，恢复与整个世界的对话与交流能力。而科幻这个舶来的文学品种，之所以在这些年内获得长足进展，就是因为这不但符合科技时代的审美潮流，更暗合了人们对接续幻想文学传统的一种渴望。

科幻是幻想文学在现代的变身。只不过，时代前进了，幻想重新上路时，除了渴望超越现实的心灵需求依旧之外，更重要的是还站在了坚实的科学知识与科学眼光的基石之上。

常常有这样一种现象，当讨论到世界文化的绝大多数成就时，我们都能从本国古人的成就中找到佐证，证明吾国的创造与发明远比洋人们要早很多很多。这固然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就比如幻想性吧，《庄子》就以丰沛无边的想象来说明哲理，后起的希腊哲人则不是用这样的方式。

霍金的《果壳中的宇宙》一书，指出了宇宙在一个巨大尺度上的封闭性，历史在这封闭的宇宙中转了一个圈，拥有光荣历史的我们却开始忘记智慧的祖先创下的伟大遗产。

“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就给抹掉了。”在富于幻想的卡尔维诺笔下，马可·波罗对天朝上国的可汗这样说。因为这样一个原因，他不愿意向可汗讲述记忆中的威尼斯，怕因此“一下子失去了她”。我想，那种认为中国没有幻想文学传统的说法，并不是要像马可·波罗一样，要把这伟大的遗产珍藏起来，任其尘封，在世界面前做出一副从未受过幻想恩赐的僵死表情。其实，文学幻想传统的中断，只是文学被暂时工具化的结果。这样的结果是，文学以单一的面目，细菌一样快速自我复制；还有一些更加聪明的作品则学会了相互仿造，最后，以庄严现实的名义扼杀了幻想。恍惚记得塞利纳的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中，写非洲大河两岸的丛林中有一种带菌的蚊子，浪游河上的主人公被叮咬感染后，眼前便出现种种可怕的幻象。看来，在文学上也是一样，一旦被某种病毒感染，也会出现幻视，使局部的放大遮蔽了整体面貌。

今天，文学生态的多样性正在恢复，在主流文学中，想象力复活了，像汹涌的春水冲破了堤坝。遗憾的是，科幻文学只是在文学主流视野之外悄然崛起，文学界还没有意识到，科幻文学的兴起，正是另一种意义上对幻想文学传统的有力接续。所以如此的原因是，在幻想前面有了一个限制词：科学。也正因为于此，我在这里想袭用一个大概是来自佛经的词：变身。也就是说，当幻想在文学中重新出现时，如果说在主流文学中，大致还能看到原来的模样的话，那么，当幻想出现在科幻文学当中时，完全是一副很当代很时尚的

样子了。这种情况所以会出现，也是因为，科幻文学这一特别的样式，首先是从欧美兴起，转而进入中国，我们因而难以确认科幻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幻想传统有无一种传承的关系。现在，大批的青少年刚开始文学阅读，便把兴趣投向了科幻文学；更多想在文学上一试身手的青少年一开始便从科幻小说创作起步，而且进步神速。这样一些现象，很难完全归功于欧风美雨的吹沐。在我更愿意将这看成是，幻想传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一种新的姿态的复苏与重建。所以，这种变身是值得学界重视的，也是值得我们为之欢呼的。

为一套域外的科幻小说中文版写序，谈的却是中国文学中的幻想传统的复苏与重建，也许，读者和编辑会责我文不对题。但我想，我们所以译介这些作品，并计划把这样一项现在推进得还比较艰难的工作长期进行下去，其目的，是想了解幻想性的文学在另外一些文化中，是怎样一种面貌，达到了怎样的标高。恢复并重建我们的幻想传统，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接续，而是具有全新时代特征的大幅进步。特别是考虑到，这个传统曾经有过相当长时期的中断与遗忘，那么，引进这样的他山之石，以资借鉴，开阔我们的视野，就是一件有特别意义的事情了。文学之河上束缚自由想象的堤坝有时实在是太坚固了，要冲决这样顽固的存在，有时需要引进另外一股有活力的水流，与堤坝之内渴望自由的力量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

因此，这套科幻丛书的出版，有着一种特别的意义。它提醒我们，中国文学幻想传统的重建，除了纵向的接续，还得有大量横向的比较。只有站在与世界对话的意义上，这种重建才是一种真正的重建。

（作者为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

# 目 录

- 001 / 剩余的世界
- 007 / 特鲁尔的机器
- 018 / 一次殴打
- 025 / 特鲁尔和克拉帕西厄斯的七次远行
- 147 / 天才国王那三台讲故事机器的传说
- 211 / 利他方
- 236 / 费理斯王子和水晶公主

## 剩余的世界

某日，建造师特鲁尔组装了一台机器，它可以创造任何以 n 开头的事物<sup>①</sup>。当它准备就绪时，他试着命令它制造针，然后是紫花布和睡裙，它都造出来了。而后他又试试运气，令它造出装满忘忧草的水烟筒，还有无数其他的麻醉毒品。机器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他的指令。他对它的能力范围还不能完全确定，于是让它一个接一个地造出雨云、面条、原子核、中子、石脑油、鼻子、水泽仙女、珠蚌和钠。这最后一项它造不出来，特鲁尔相当恼火，要求它作出解释。

机器说：“没听说过这东西。”

“什么？可它只是天然碱。你知道，就是金属，是元素……”

“天然碱是 s 开头的，我只负责 n 开头的事物。”

“但在拉丁文里它是 natrium。”

“嘿，老朋友，”机器说，“如果我能造出任何一种语言中以 n 开头的一切，那我就会是一台能造能用字母拼出来的一切事物的机器，因为无论你说出任何一种事物，它无疑都会在某种语言里以 n 开头。没那么美的事。我不能超出你设定的程序，所以天然碱不行。”

---

<sup>①</sup>此处指的是在英文单词中以 n 开头的事物，以下相关细节皆是如此。



“非常好。”特鲁尔说着，令它造出夜晚，它立刻就执行了——这夜色的规模也许很小，但非常完美。直到这时，特鲁尔才邀请他的朋友——建造师克拉帕西厄斯前来，向他介绍这台机器，大力称赞它非凡的本领，直至克拉帕西厄斯听得厌烦了，询问自己是不是也能试试这台机器。

“请随意，”特鲁尔说，“不过它造的东西必须以n开头。”

“n？”克拉帕西厄斯说，“好吧，让它造出自然规律。”

机器呜呜作响，眨眼之间，特鲁尔的前院里就挤满了自然科学家。他们争吵不休，人人都出版过鸿篇巨制，而后被别人驳得体无完肤；你还可以看见远处燃烧的柴堆，自然主义的殉道者在上面被烤得滋滋响；雷鸣声传来，奇异的蘑菇状烟云往上升腾；每个人都在同时说话，却没有人倾听，到处都是各种备忘录、申诉书、传票和其他文件；角落里坐着一些老头子，狂热地在碎纸片上涂涂写写。

“不坏吧，嗯？”特鲁尔自豪地问，“精准的自然规律，承认吧！”

但是克拉帕西厄斯并不满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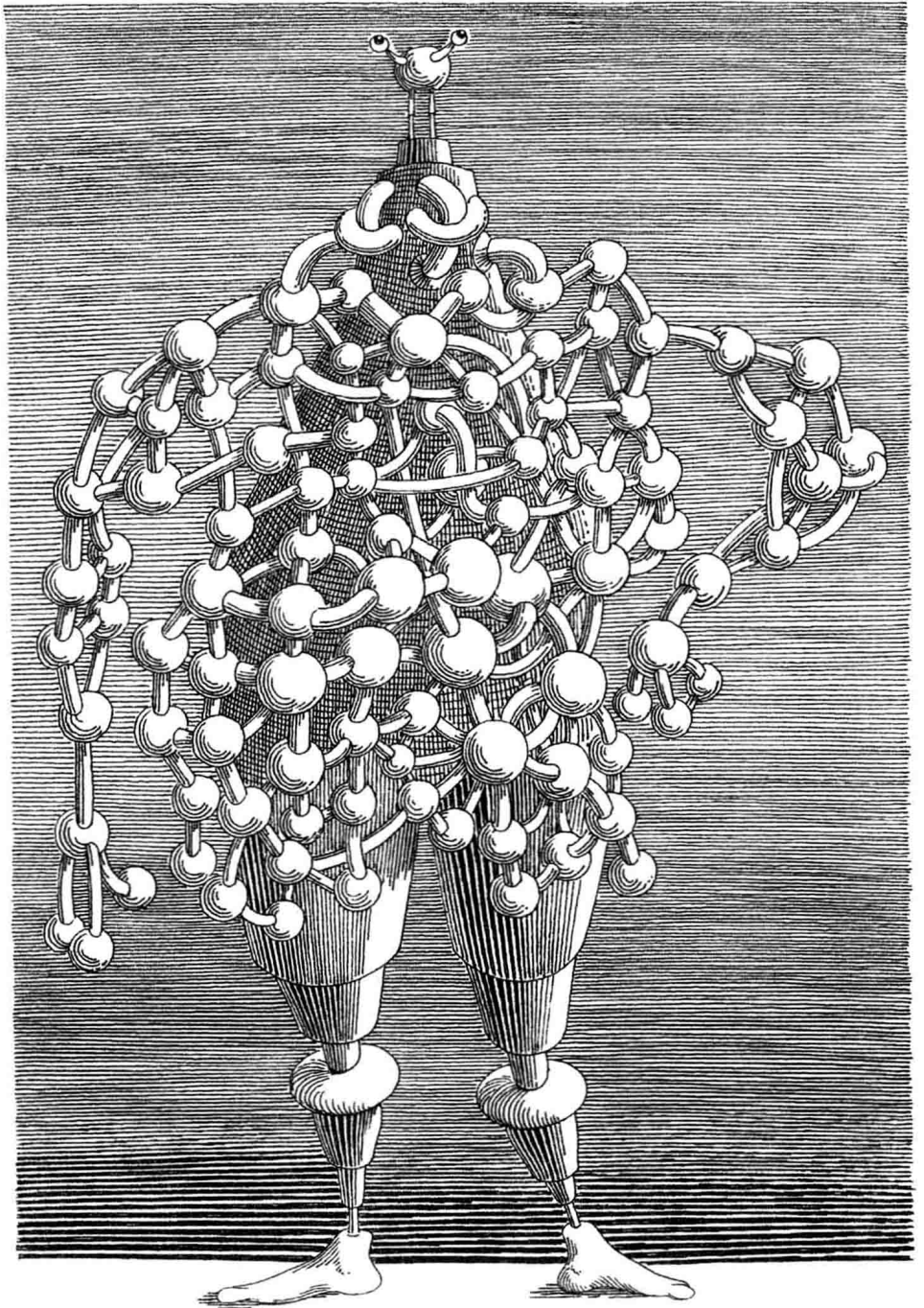
“什么，就这些暴民？你肯定不会跟我说这就是自然规律吧？”

“那你再让这机器造点别的，”特鲁尔厉声说，“你想造什么都可以。”克拉帕西厄斯迷茫了一阵子，但是他想了想，就宣布要让机器再完成两个任务，如果它能完成，那他就承认它配得起特鲁尔的称赞。特鲁尔同意了，于是克拉帕西厄斯要求机器造出“反”。

“反？”特鲁尔叫道，“‘反’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当然是‘正’的对立面，”克拉帕西厄斯冷冷地回答，“比如说，反面的态度，图像的反面。别假装你没听说过‘反’。好吧，机器，开工吧！”

不管怎么样，机器早已开始工作了。它先是创造出了反质子，然后是反电子、反中子、反中微子，并再接再厉，直到所有这些反物质形成了一



个反物质世界，在他们头顶上像一团朦胧的云雾一样闪闪发亮。

“嗯，”克拉帕西厄斯不高兴地嘟囔着，“这也算‘反’？好吧……为了和平，就算是吧……不过现在请听第三个指令：机器，造出‘零’！”

机器一声不响。克拉帕西厄斯得意地搓着手，可是特鲁尔说：

“好吧，你以为会怎样？你要它造出‘零’，所以它就什么也没造。”

“更正：我要它造出‘零’，但是它什么也没造。”

“‘零’就是什么都没有！”

“嘿，嘿。它应该要造出‘零’，可它什么都没干，所以我赢了。我亲爱的聪明的同事，因为‘零’不是你所谓的普通的无，不是懒惰和静止的产物，而是动态的、活跃的虚无。也就是说，它完美、独一无二、无所不在，换个词是‘非存在’，它独特的非存在状态是终极且至高无上的。”

特鲁尔喊道：“你把机器搞糊涂了！”但是它的金属音突然响了起来。

“说真的，你俩怎么能在这样的时刻斗嘴呢？哦，是的，我知道‘零’是什么，也了解虚无、非存在、空、无和虚妄，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以n开头的，就如单词‘零’中的n一样。最后看一眼你们的世界吧，先生们！它很快就将不复存在……”

建造师们僵住了。他们忘了争吵，因为机器的确是在创造“零”，它是这么干的：不同的事物一个接一个地消除了，一旦消除，这些事物也就不复存在了，就仿佛它们从未存在过一样。机器已经处置了非主<sup>①</sup>、夜泽伯、非如此不存在的种类、非此界不存在的种类、纳礼耙、新极、正态装备。不过，机器看上去并不像是在减少、缩小和消除，它倒像是在增多、加强和添补，因为它在按顺序清除一些事物：不遵守规范的、没有价值的、无意义的、不履行义务的、目光短浅的、思想狭隘的、无礼的、轻慢的、恶

---

<sup>①</sup>书中经常引用生僻专业术语、人物名和事物名，其中有些属于作者的虚构和臆造，并无实际存在的对应者。

心的、恋尸狂和任人唯亲者。不过，过了一会儿，特鲁尔和克拉帕西厄斯周围的世界极其明显地开始变得空荡荡的了。

“老天！”特鲁尔说，“但愿不要有糟糕的结果……”

“别担心，”克拉帕西厄斯说，“你看，它没有在创造宇宙性的虚无，只是在消除以 n 开头的事物。这根本就算不上什么创造‘零’，亲爱的特鲁尔，你的机器什么也不值！”

“别误解，”机器回答道，“没错，我是从以 n 开头的事物开始的，这只不过是因为我熟悉它们。不管怎么样，创造是一回事，毁灭又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可以抹杀这个世界，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能够创造任何一切以 n 开头的事物——不折不扣的任何一切，因此创造‘零’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不到一分钟后你们将不复存在，和其他一切一起消失，所以，现在告诉我，克拉帕西厄斯，在一切变得太迟之前赶紧告诉我，我的的确符合自己的编程。”

“但是——”克拉帕西厄斯想要抗议，然而他注意到有许多东西确实消失了，它们不仅仅是以 n 开头的事物。建造师的身边再也没有格伦旗、德佳里、适尔普项、卡利纳蒂法、半蓟、华棋和普利托了。

“停下！我收回我的话！住手！噢！别造‘零’了！！”克拉帕西厄斯尖叫起来。但是在机器完全停下来之前，所有的无礼状态、普拉斯特、天琴座们和济特们都无影无踪了。现在机器静止了。世界看上去糟透了。天空尤其悲惨：苍穹上只剩下一些相隔遥远的光点——再也没有壮丽的华棋和济特点缀地平线了！

“伟大的高斯啊！”克拉帕西厄斯喊道，“格伦旗呢？我亲爱的可爱的普利托呢？温文尔雅的济特呢？！”

“它们不再存在了，未来也不会再存在，”机器平静地说，“我执行了，或者不如说只是刚开始执行你的命令……”

“我要你创造‘零’，而你……你……”

“克拉帕西厄斯，别把你自己搞得更蠢，”机器说，“如果我在刹那间完全造出了‘零’，一切都将不复存在，包括特鲁尔、天空、宇宙，还有你——甚至还有我自己。那样的话，谁能说给谁听，这个命令是被执行了，而我是一台有效能干的机器呢？而如果没有人说也没有人听，那么同样不存在的我如何能证明自己的能力呢？”

“是的，没错，让我们停止这个话题吧，”克拉帕西厄斯说，“我没有别的事要你做了，但是拜托你，亲爱的机器，请把济特还回来，没有它们我的人生就失去了一切魅力……”

“可我不能，它们是以z开头的，”机器说，“当然了，我可以修复荒谬的、思想狭隘的、恶心的、恋尸癖、神经痛、邪恶的和有毒的。但是，至于其他字母开头的，我帮不了你。”

“我想要我的济特！”克拉帕西厄斯怒吼道。

“抱歉，给不了你，”机器说，“好好看看这世界吧，它千疮百孔，到处都是黑乎乎的大洞，它充满了虚无，星辰间无底的空洞里填满了零，与我们相关的一切都在向它看齐，每一点物质的碎片后面都潜藏着深邃的黑暗。这是你的作品，出于嫉妒心的作品！我很难想象未来的人类后裔会因此而赞美你……”

“也许……他们不会发现，也许他们不会注意到。”克拉帕西厄斯呻吟着，难以置信地凝视着那黑色的空茫，也不敢和他的同事特鲁尔对视。他偷偷摸摸地回家了，剩下特鲁尔一人待在可以创造以n开头的一切事物的机器旁。一直到今天，世界都保持着蜂窝般的虚无状态，一如当时清除过程突然停止时它的模样。而之后，人们想要建造可以创造以其他字母开头的事物的机器，但一切尝试都失败了，恐怕我们永远都不能再看到拥有华棋和济特的壮美天景了——不，永远不能了。

## 特鲁尔的机器

从前那个时候，建造师特鲁尔造了一台八层高的计算机。完工时，他给它的外壳上了一层白漆，用淡紫色点缀边线。他退后几步，眯眼看了看，又加上了一点小花饰，并在可以算是前额的部位添了一些淡橘色的波尔卡圆点。然后他扬扬得意地吹了声口哨，一如既往地按惯例询问机器，2加2等于多少。

机器轰隆隆转动起来。它的导管开始发光，线圈变热，电流就像瀑布般穿越所有的回路，变压器嗡嗡抽动着。整个机器发出响亮的叮当声与嘎嘎声，它吵闹得如此令人受不了，以至于特鲁尔开始考虑给它加个特别的心理活动消音器。与此同时，机器如牛负重，仿佛是在演算全宇宙最难的题目。地面摇晃着，脚下的沙砾震颤着在地上滑动，阀门像开香槟酒时的软木塞一样砰砰往上顶，继电器几乎在压力之下崩溃了。最后，当特鲁尔烦不胜烦时，机器慢慢停了下来，用雷鸣一样的声音说：7！

“胡说，我亲爱的，”特鲁尔说，“答案是4。现在，乖一点，校正一下你自己！2加2等于多少？”

“7！”机器一口咬定。特鲁尔叹了口气，重新穿上他的连体工作服，卷起袖子，打开底部的活板门爬了进去。他待在机器里苦心推敲的时间从来没有这么长过，他拧紧这里，焊接那里，噤噤地在金属楼梯上跑上跑下，

一会儿在第六层，一会儿在第八层，然后他跳回底层扳动一个开关，但是中间有什么东西在嘶嘶作响，火花塞溅出蓝色的晶须。两个小时后他出来了，一身的煤灰，不过志得意满。他把所有的工具放到一边，脱下工作服，擦干净手脸。在离开时他转回头来问了一声——只是为了确认结果：

“现在 2 加 2 等于多少？”

“7！”机器回答。

特鲁尔发出了一连串可怕的诅咒，可这一点用也没有，他不得不继续在机器里上上下下，拆解，调整，重置。等到他第三次听到 2 加 2 等于 7 时，他瘫倒在了机器脚下，一直坐在那里，直到克拉帕西厄斯找到他。克拉帕西厄斯问他出了什么事，因为特鲁尔看上去像是刚参加完葬礼。特鲁尔向他解释了问题所在。克拉帕西厄斯也爬进机器好几次，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当他问机器 1 加 2 等于多少时，他得到的答案是 6。而据机器称，1 加 1 等于 0。克拉帕西厄斯挠着头，清了清嗓子，说：

“伙计，你得接受这个事实。它不是你想创造的机器。不管怎么样，凡事都有好的一面，包括它在内。”

“好的一面？”特鲁尔一边嘟囔，一边踢自己屁股底下的基座。

“住脚。”机器说。

“嗯，它还很敏感。不过我要说什么来着？哦，对了……毫无疑问，我们的这台机器很蠢，而且不仅仅是普通的、一般的蠢，哦，绝对不是！就我的判断而言——你知道我可以算是一个专家——它是全世界最蠢的计算机，这可不容小视！要刻意造出这样一台机器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事实上，我敢说没人能做到。因为这东西不只是蠢，还犟得像头骡子，也就是说，它的个性等同于白痴，因为白痴都犟得不同寻常。”

“这样一台机器对我到底有什么用？”特鲁尔说着，又踢了它一脚。

“我警告你，你最好别踢了！”机器说。

“一个警告，”克拉帕西厄斯干巴巴地评论道，“它不仅敏感、愚钝、顽固，还很容易生气。相信我，面对如此丰富的特性，你真是大有可为！”

特鲁尔问：“是吗，比如说？”

“哦，总要让我想一想。你可以展览它，然后收门票。大家会蜂拥而至，来围观最蠢的机器的，它还有——它多高来着，八层？说真的，有人能想象一个更巨大的傻瓜吗？这个展览不仅仅能让你收回本钱，还能——”

“够了，我不会举办什么展览会的！”特鲁尔说着，一边站起来，一边实在忍不住又踢了机器一脚。

“第三次警告你。”机器说。

“啥？”特鲁尔叫了起来，他被它这种傲慢的态度激怒了，“你……你……”他又踢了它好几脚，嚷嚷道，“你就只配被踢，知道吗？”

“你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和第八次侮辱了我。”机器说，“因此我拒绝再回答任何数学问题。”

“它拒绝！你听到了吗？”特鲁尔火冒三丈，彻底暴怒了，“从6到8，你注意到了吗，克拉帕西厄斯？没有7，直接到8！这就是女王陛下拒绝执行的那种数学演算！吃我一脚！再一脚！再来一脚！或者你想再多挨几下？”

机器发起抖来，它震颤着，沉默地要把自己从基座上拔起来。基座固定得非常牢固，机器的钢梁绷得弯曲了起来，但是它最终把自己扯了出来，留下满地混凝土碎块，还有四处支棱着的钢筋——它像一座移动城堡一样逼近了特鲁尔和克拉帕西厄斯。特鲁尔目瞪口呆，甚至都没想到要躲一躲，要知道机器看起来就像是决意要把他压成肉酱。但是克拉帕西厄斯抓住了他的胳膊，把他猛地扯开了。两个人抱头鼠窜。当他们终于能回过头时，他们看到机器像一座高塔般摇晃着，缓慢地前进，每走一步都会陷进地里，



只露出二层以上的部分，但是它固执地、顽强地把自己从沙砾中拔出来，一根筋地追着他们。

“有人听过这种事吗？”特鲁尔惊愕地喘着气，“嘿，它这是要造反！我们现在怎么办？”

“等等看，”谨慎的克拉帕西厄斯回答，“我们也许能学到点什么。”

不过此时此刻真的没什么可学的。机器挪到了更坚硬的地面上，开始加速了，它的内部哼哼唧唧的，又是喷气又是呼啸。

“信号盒随时都会崩溃，”特鲁尔悄声说，“那样程序就会卡住，它就会停……”

“不，”克拉帕西厄斯说，“这次情况特殊。这东西太蠢了，就算整个传输系统都完蛋了，它都无所谓。不过——当心！”

机器正在聚集动能，显然下定决心要追杀他们，于是他们使劲狂奔，那可怕的嘎吱声追在他们耳边。他们跑啊跑——否则还能怎么办？他们试图让它回到原地，但是机器从侧面绕了过去，拦住了他们，逼迫他们越来越深入一个蛮荒无人的区域。

“听着！我们得跑进比较狭窄的山谷里去……它没办法跟进去……这鬼东西……你怎么想？”

“不……最好直走，”克拉帕西厄斯呼哧呼哧地喘气，“前面有个城镇……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我们总归能在那里找到——哎哟！——找到避难所……”

于是他们朝前狂奔，很快前面就出现了房子。在一天的这个时候，街道上其实都空无一人，建造师们跑了很远，连一个活人都没碰见。这时候城镇边缘突然传来一声可怕的巨响，就像雪崩一样，昭示着机器仍然在追着他们。

特鲁尔回头看了看，哀叫起来：